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第十一回 慶壽筵醉館同心結 鬧喜酒爭補洞房詩

話說六月十二乃是林小黛的生日，及期二郎備了一桌盛席送去，早早約定伯青等人，又親自到小黛家說明，又請小鳳、小憐作陪。早間，眾人陸續齊至。小黛打扮得十分齊整，先向伯青等謝了，然後眾人方與他拜壽。小黛道：「今日賤辰，蒙楚卿美意相招，又承諸位辱臨，我何克當！欲要推卻，又恐楚卿怪我不懂人事。」王蘭笑道：「翠鸞這些話還是說給我們聽，還是說與楚卿聽？若論楚卿，理應替你作壽，你無庸謙辭；就是我們大眾，亦應各盡寸情。若非楚卿首倡此行，我們卻不敢擅專。難得楚卿今日請你，我們明日即仿例而行，輪流作個東道。你卻不可不擾，不能獨厚楚卿而薄我輩。我所以說你謙辭是白說的了。」小黛笑道：「你們大家聽這張油嘴，翻過來覆過去都是他有理，而且還取笑人。柔雲姐姐才去了幾天，你離了管手就這樣放肆。我明日倒要寫封信問柔雲姐姐去，看你日後碰見他，怎麼得了？」小憐道：「你這話說錯了，你說柔雲姐姐不在此地有他說的嘴；我說柔云若在此地，他們天生一對寡話癆，百說百答，還不知說出多少刻薄話來呢！者香如今是根單絲了，不怕他口若懸河，我們齊著說他一個，也要把他難倒了。」王蘭笑道：「所以子騫沉默，愛卿深合，也是天生一對。何以今日你忽然善言起來？想必子騫與你連日都有長進了。」小憐臉上一紅，拿起扇子趕著王蘭要打，王蘭忙躲了開去，引得眾人哄堂大笑。

少頃，席已擺齊，小黛要與眾人安席，被雲從龍再三止住。讓小黛坐了首席，二郎主席，其餘挨序而坐。惟有伯青因慧珠不在座中，又見他們；何說有笑，觸動離情，怏怏不樂，只得強打精神談說。倒是王蘭全不在意，他向來揮灑自如，又因洛珠不過隔了一水之地，要去即去。眾人多脫了大衣，只著單衫。

酒過數巡，從龍起身親與小黛把盞道：「久仰翠鸞清歌獨步，今日合席並無外人，何妨賜教一二，料想楚卿不能怪我多事。」二郎笑道：「在田這句話奇得很，你請他唱曲子，於我何干？何必又帶我一句。他能唱不能唱，肯唱不肯唱，我皆不問，」王蘭道：「完了。在田，你不要想聽翠鸞的曲子了。楚卿口內雖說不問，卻明明的遞話與他，叫他不唱。」二郎道：「實在你難纏，我不開口就是了。翠鸞，你好歹唱一支罷，免得者香說我遞話。」小黛原不肯唱，聽得眾人所說都譏刺著二郎，向王蘭笑道：「你倒不要這般說項，我肯唱即唱，不肯唱，任憑你明挑暗撥，我也不唱，我是回不過在田，若論你請我唱，我還不睬呢！但是我唱，須要你吹才行。」王蘭道：「這件差事，我理當效勞。」叫人取過一支笛子吹起來，小黛唱了套《佳期》，真乃音韻鏗鏘，依宮合呂。聞其聲者，莫不蕩心悅耳，齊聲叫絕！普席滿飲一大杯作賀。

小憐也聽了高興起來，叫王蘭吹笙，自己取過一面琵琶，又叫小鳳彈起月琴，先央著小黛唱個小曲。小黛卻不過他的意思，只得又唱道：

月明深夜據華濃，微風陣陣透過房櫳。俏佳人悶歎錦枕把羅衾擁，猶記得昨宵身入巫山夢。執手多才，細說喁喁，最堪嗔隔牆僧舍晨鐘動。

小黛斜坐在席前，一手取只牙箸在桌上敲板，垂眉低眼意態安舒，真令人睹之心醉神怡。唱畢，眾人贊好不已。小憐把琵琶撥了幾撥，接口唱道：

書成欲寄難相寄，欲訴分離，怕訴分離。我只好胡裡胡塗的寫幾句，只勸你努力加餐，舟車留意。又怕你少年心性花前醉，誤了功名，損了柔軀。我專望你泥金帖報，歸馬如飛，齊喝采狀元及第。

唱罷，眾人同聲叫妙。從龍又央小風唱，小風推辭不掉，只得彈著月琴唱道：

秋風秋雨秋時候，引起愁人無限愁。小多才輕身遠別關山走，未知你容顏今昔可能如舊。

把月琴虛撥了一撥，換了調唱道：

月色冷妝樓，梧桐夜影幽。悶倚闌干細數更籌，最淒涼膽怯空房獨自守。不語自凝眸，淚濕羅衫袖。油兒醋兒潑滿在心頭，歎終朝無時不把雙眉皺。

唱到此處，把弦緊了緊，彈得如急風驟雨之聲，又換了調唱道：

我不怨天不把人尤，只恨我命運兒生小生小鉤。歎人生好似蜉蝣，怎捱得這別離長久。軟綿綿自擁衾綉，惱寒蛩壁下壁下啾啾，逗得我一片離腸萬斛愁，只落得短歎長吁長吁不住口。

把月琴又轉入柔聲，換調唱道：

天孫七夕會牽牛，他一年一度，今宵成就樂綢繆。可恨我有願不能酬，屈指多才去，而今已數秋，好叫我淒涼孤零情難受。連朝忽忽又悠悠，三餐茶飯懶入口。我的天呀！怕只怕多情到處迷花柳。

唱到此處，把月琴彈了套過門，又轉入本調唱道：

縱然你功名得意，錫爵封侯，只恐怕歸來，有個人消瘦。

眾人齊聲痛贊！惟有伯青睹景傷情，又聽了小風的曲詞，泫泫欲淚。出座背著手，借看壁上字畫為名，偷將手帕拭淚。梅仙早一眼瞧見，起身把伯青扯入座道：「我也唱個小曲，與你聽聽。」

眾人道：「小麗如能賜教，則更妙矣。」伯青也勉強道：「好！」

梅仙在小憐手內接過琵琶，先彈了幾聲，遂唱道：

無端離合人難計，說與情癡切莫癡情。行合時，離別轉眼心如刺；行離時，一朝聚合天涯至。離離合合，只行心知。寄語多情，那有這不離的事。

眾人叫好道：「小麗所唱，真乃大徹大悟之語。」伯尚聽了，亦破愁為笑。復又歡呼暢飲，行令猜拳，直至三更方散，皆係人醉而歸。小鳳、小憐亦醉，到後面睡覺去了。

惟行二郎酒量本來平常，加以屈意小黛，一顰一笑都覺可人，心內喜悅非常那酒如流星趕月一般，杯杯不辭，到口一吸而盡。眾人見他酒興甚豪，齊齊勸飲，不覺玉山頹倒，癱在椅上沉沉睡去。問候的家丁上來推喚幾次，皆茫然不知。穆氏道：「馮大老爺醉成這般模樣，怎麼能行走，就是轎子也不好坐。二爺們不如先回去罷；明日大早來接他，我這裡有人伺候。」眾家丁個個歡喜道：「拜托你了。」一哄而散，也有去賭錢的，也去玩耍的，好在主人不回，落得放蕩一夜。

穆氏回身低低向小黛道：「兒呀，把馮大老爺安置在你房中歇罷。」小黛羞得徹耳通紅，怒道：「母親說那裡話，怎樣把女兒開開心來。」穆氏笑嘻嘻道：「我的兒，為娘怎好同你開心，想做娘的一生一世，只望靠著你。你心性又高傲，稍次的人你又不肯理他。我看馮大老爺人既休面，腰裡又足，所往來的盡是一班豪華公子。你石轟入姑娘相與個姓祝的，鬧出事來姓祝的連功名都不顧，一心一意門結交他。兒呀，你也要有個人作靠背方好，俗說手掌兒怎樣看得見手背兒呢，況且你與姓馮的件件合契，將來你的終身，為娘還指望依托他。」

穆氏一席話，說得小黛俯首無言，心內早經活動，想道：「我與二郎也算無話不談，他久有意娶我回去，我亦有意嫁他。

他又沒有娶過妻子，就是現在堂堂一個郎中，我到了他家，還不是一位誥命宜人麼！但是今夜母親叫我去招接他，這羞答答的事，怎好啟口。」穆氏見小黛無言，暗自沉吟，知道他心內已允，笑道：「我的兒，你不要呆。我們這些人家靠的是什麼買賣，難道還有人笑你不成？」回頭向眾人道：「你們好好扶了馮人老爺進來。」小黛格外不好意思，起身走入套房。

眾人將二郎扶進，又給他喝了一盞醒酒湯，方略為明白。眾人七手八腳將他外蓋大衣脫去，扶到牀上睡下，一齊退出。二郎此時胡胡塗塗，不知身在那裡，一經落枕即沉沉睡去。穆氏又到套房內，將小黛拉出，推他坐下道：「兒呀，你年紀也不小了，而且

今日是你終身大事。頭一天，切不可錯過時辰，你聽外面三更了。」又低低附著他耳朵道：「為娘代你揀了個齊齊整整的對子，難道還對不住你麼？我去了，明日大早來給你道喜罷。」又把桌上燭花剪去，說了聲安置，笑嘻嘻的走出，回身將房門帶好方去。

小黛坐在桌前，見眾人已散。偷眼去看二郎，臉向牀外睡著，如一枝帶雨海棠，嬌憨無力，不禁心內又驚又愛。默坐了半會，起身在架上抽出一本閒書，至燭下觀看。

二郎睡了一個更次，酒性已解，搓了搓眼，翻身坐起，四下裡觀望，見小黛坐在桌畔看書，又見自己睡在他牀上，桌上點了一對紅燭，不明是何緣故？忙問道：「翠鸞，他們那裡去了？」問了幾聲，小黛皆不答應。二郎下牀，走到小黛面前道：「翠鸞，我問你的話，你怎麼不答？我記得在席上吃酒，怎樣睡到你房裡來了？」小黛聽了，臉一紅，不禁「嗤」的一聲笑道：「你；太明白很了，你今日醉得不成形，他們散去兩個時辰了。我母親怕你醉後不能回去，把你扶到牀上，你怎麼一點兒都不曉得，又叫我……」說到此處，忙縮住了口，用袖遮著臉，格格的笑。

二郎猛然省悟，又見小黛一團柔媚之態，不由得狂喜的手舞足蹈起來，走近一步，扶住小黛肩頭道：「翠鸞，想我馮寶三生何幸，深蒙你母親垂愛許締永好。你我今日，當聯白首之盟，誰改此心，天地不佑！」小黛聽了二郎的話，也顧不得羞顏，起身推開二郎的手道：「楚卿，我之寸心你該久鑒，我母親既然作合你我終身，我卻矢志靡他，未卜君心若何？」二郎即向外跪下道：「弟子馮寶若負了林小黛今夕之情，該受千刀萬剮之罰。」小黛忙用手握住二郎的嘴道：「願你改禍成祥。」順手把二郎扶起，四目相視，各笑了一笑。二郎指著外面道：「你聽更鼓已四下了，少頃天色即明，豈不辜負了今夕良宵，我們睡了罷。」一宵無話。

次日，穆氏安排齊了燕菜點心等件，才推房門；見小黛與二郎俱已起身。穆氏上前先給二郎道喜，又給小黛道了喜。小黛滿面緋紅，背轉身子走入套房。早有伺候的人送上燕菜，二郎吃過，女婢等又送了一份到套房裡去。隨後舀了面水，服侍小黛梳洗。二郎在身邊取出一錠金子，交與穆氏代小黛扶頭，又取了幾張票子分賞男婦人等。穆氏見二郎出手甚大，喜得眼睛都笑開了縫，謝了又謝，又叫眾人上來謝了賞。即吩咐廚房備一席豐盛酒肴伺候，又叫人分頭去請祝、王等人來吃喜酒。

再說伯青早間起來，記掛著二郎昨晚不知醉成什麼形像，叫連兒備馬，到雲大人公館裡去。方欲起身，見王蘭走了進來，亦因不放心二郎來約伯青同去看他。兩人並騎，到了從龍公館門首，他們是往來慣的，不用通報，下騎步入書房。梅仙正在窗前寫字，抬頭見伯青，王蘭進來，忙立起迎接，笑道：「你們好早呀！在田宿酒未醒，此時還高臥呢。」伯青道：「昨晚的酒，第一是楚卿吃得多，其次即算在田。我與香本不善飲，在席上又取了點巧，所以今日倒不怎樣。但是子騫的酒量本屬平常，不如我們，昨晚他也吃得不少，只怕今早亦不能起身了。你倒能吃幾杯，今日早早的起來就用功寫字，真正我們不如你。」說著，走近桌前，把梅仙寫的字取過來，與王蘭同看，見筆力遒勁，秀潔而整齊，同聲痛贊道：「小驪若再用數年工夫，真要壓倒我輩了。」梅仙溜了伯青一眼，擊手奪過道：「我還想你說說方有進益，你反同我開心，我從此不給你看了。」

正在說笑，見漢槎也走了進來道：「原來你們都在此地，昨晚任意勸我的酒，回去火吐不止，此刻頭目猶覺眩眩的。楚卿不知怎麼樣了？」梅仙道：「楚卿更不及你們，昨晚醉得不能回來，多分歇在小黛家裡。此時未回，想必還醉著呢。」伯青道：「說了半會，我還不知楚卿昨夜不曾回來。妙呀，楚卿與翠鸞相契已久，昨夜又歇在他家，我們倒要去看看他。」正說著，從龍已醒，聞得眾人在此，連忙出來。王蘭道：「你昨晚醉了，可知忘卻一個人沒有帶回來？」從龍笑道：「他有他的腳會走，難道要我背他回來麼？我看他不回來，有他的好處。若說是真醉了，我們怎樣回來的？香聰明一世，未免懵懂一時。」眾人大笑。忽見連兒上來道：「林家打發人請諸位老爺吃酒，說馮老爺早在那邊候住了。又說是什麼喜酒，諸位老爺到了他家自然曉得。」王蘭鼓掌道：「這句話很有意味，好端端請我們吃什麼喜酒，我們倒不可不去。」催著從龍吃了早點，各人乘騎，又約了梅仙同到了小黛家下騎，早見穆氏笑嘻嘻的迎出來，問了眾人好。從龍等人一面走著，問穆氏道：「你家今日什麼喜事，請我們吃酒。」穆氏道：「不瞞諸位爺說，我女兒人已大了，要揀一個好好的人，把女兒終身托付他。難得馮大老爺與他合契，人品又兩無高下，昨日恰恰是女兒生日，俗云揀日不如撞日，已將我女兒許與馮老爺了。所以特地請諸位老爺過來吃杯喜酒。」伯青等人大笑道：「好好！我們久有此意，代翠鸞與楚卿撮合美事，又恐翠鸞說我們唐突他，難得昨夜已成好事，我們非獨吃喜酒，還要大大熱鬧一場。」

王蘭搶走幾步，到了中堂，大聲道：「楚卿，楚卿，快些出來，你昨夜瞞著我等做得好事，若不好好的請我們吃幾天，要擾得你日夜不安才罷。」二郎趕著出來，向眾人作揖道：「諸位兄台不可如此，要留翠鸞點面子。從今日起，小弟作個平原十日之會，奉請諸位，不知者香兄意下如何？」伯青道：「還念你招承得快，不同你鬧了。香饒了他罷，不要叫翠鸞作惱，楚卿就沒有好日子過了。」

正然說笑，小鳳，小憐都走了出來。小憐道：「我與芳君姐姐昨晚也醉得不成形，我夜間很吐了幾次。直至早間起身，才曉得翠鸞姐姐大喜，住在一個屋內都不知道，說與人都不相信。你們看酒可誤事不誤事。」王蘭笑道：「張家的賬，李家的賬，一日也要輪到你賬上，我們又有第二次喜酒吃了。」小憐臊得滿面通紅，罵道：「你這張嘴遲早都要生疔瘡的。我開了口，你總要取笑我，定見不依你。」順手取過根門門，趕上來要打，被小鳳攔住。王蘭一旁連連賠禮道：「下次再不敢亂說了，若再說也罰我備喜酒請你們。」引得眾人大笑，小憐也笑起來，把門門拋去，指王蘭道：「我就將這句話寫個字告訴柔雲去，看他可依你！」

早見小黛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出房與眾人見禮，卻帶著無限嬌羞。眾人見他臉泛紅霞，添了多少春色，分外顯得媚媚動人。小黛邀請眾人到自己房內坐下，女婢送上茶來，扯了小鳳、小憐至套房裡閒話。外面伯青等人，也說笑得十分高興。

穆氏進房道：「酒席已齊了，還是擺在外間，擺在房裡？」從龍道：「就是房內罷。你姑娘昨日大喜，我們都不曉得，缺禮之至。今日倒又要你請我們，卻怎麼說？晚間你吩咐再備一席，要加倍豐盛，再叫個玩扇子戲的與說鼓兒詞的來。一來代你姑娘補做生日，二來補馮老爺與你姑娘賀喜。」在身旁取出幾張票子，遞與穆氏道：「你收著用，不足我再補你。」穆氏接過道：「本意請諸位爺吃喜酒的，既蒙賞臉，怎好反要你老人家破鈔，仍是我備罷。」王蘭道：「你不必推辭，我們要樂，就要樂他一天才足興呢！若再擾你，卻不成說話，你倒是收去的好。」穆氏答應退出。服侍的人，進來擺好席面。小鳳、小憐上橫頭，二郎，小黛坐了主席，其餘序齒而坐。眾人因晚間有酒，不便多飲，吃了幾杯即叫擺飯，飯罷散坐。少停，扇子戲、鼓兒詞皆至，就在明間裡熱鬧起來。漢槎道：「我們既為楚卿補賀，何妨大眾分韻各作一首《賀洞房詩》，不然這長晝迢迢，無以消遣。單聽這鼓兒詞，看扇子戲，也覺得沒趣。未知諸兄以為然否？」眾人齊聲稱好，叫人取過筆硯與幾張花箋紙來。從龍道：「每人作七絕一首，既可省力，而又易於出色，即由我先起。」提起筆來略想了想，寫道：

洞房昨夜傳消息，仙子如何下降來？

我道君身有仙骨，分明劉阮至天台。

王蘭點首贊好，亦提筆寫道：

荷花與妾本同庚，妾是荷花生日。

只為六郎花似面，一朝墮落誤卿卿。

小憐道：「恰是六月十二日的即景，未免設辭刻薄些兒。我的也有了。」一面寫著，一面念道：

無端喜蕊報燈花，怪底蕭郎至妾家。

朝起背人偷對鏡，十分春色透紅霞。

王蘭笑道：「你說我刻薄，難道你這首詩不刻薄？」伯青道：「你們不要爭辯，且看我的。」遂提筆寫道：

濃情底事慣情癡，付與嬌花好護持。

記取昨宵人靜後，月明如水夜遲遲。

漢槎道：「細膩風光，耐人尋味。我這一首詩，遠遜諸位了。」亦寫道：

昨夜天仙降碧車，餘香猶繞茜窗紗。
羨君豔福人間少，占卻瓊枝第一葩。
小鳳見眾人皆成，忙寫道：
兒身本是玉無瑕，翻恨催開並蒂花。
曉起怕叫同伴覺，臂間新失守宮砂。

小憐拍手道：「姐姐這首詩卻輕輕點出你我不曉得的神情，真稱絕妙。凡你平日落想之處，都高人一籌，我不敢不拜服。」小鳳笑道：「這種即景詩，不過信口而成，那裡還能耐想，你也太謬贊很了。」梅仙道：「我也胡亂有了一首，寫出你們改正改正。」寫道：

絳蠟雙燒夜已殘，房櫳寂寂護闌干。
名花一朵君先折，珍重蒙隴醉眼看。

伯青笑道：「小隴又將楚卿醉態寫出，真是無意不搜，若再添一人，竊恐沒處著筆了。」又把眾人所作，重頭念了一遍，分定次序，貼於壁上。

大眾走出外間，聽鼓兒詞正說得熱鬧。那說書的手裡彈著三弦，口內唱道：

日出東方月沒西，光陰迅速去如飛。我今不說別的事，單把那列國遺蹤提一提。所說又不是別一個，就是那秦國賢臣百里奚。百里大夫做了高官爵，忘卻家中結髮妻。他妻兒萬水千山尋到此，見門高駟馬勢巍巍，欲待上前問一句，那虞侯們高聲吆喝若俊猷。他妻兒眉頭一皺道：「有計了，何妨投到他府中去洗衣。」一日百里奚大夫堂上坐，兩旁奏樂肅威儀。百里大夫都覺不愜意，道音未諧來律未齊。他妻兒趁勢上堂忙叩首，尊一聲大夫聽庸愚，小婦人自幼習得新音律，敢在大夫堂前試一為。百里大夫頗詫異，不禁點首笑微微，你這婦人居然能弄律，只怕你言大而誇把我欺。他妻兒退步下堂身向外，拍手高歌音慘淒。歌道百里奚，五羊皮，你做高官我洗衣。可記得臨動身時那一日，我代你餞行烹伏雌，可憐家中尋不出多柴草，燒卻了前門破昆厚。百里奚呀，百里奚，你富貴忘我卻何為？百里大夫聽罷心驚訝，趨下堂階辨是非，執著他妻兒雙手仔細認，不由得失聲歎歎。妻呀，你鞋又弓來，足又小，怎樣路遠迢迢尋著予。負了你，又苦了你，苦了你用盡多少曲心機。即忙吩咐府中妾婦等，快點沐浴香湯服侍伊，又把鳳冠霞帔與他來穿戴，儼然一位誥命夫人好容儀。從此他夫妻多安樂，百年鴻案舉眉齊。列公聽了我這段話，身到富貴場中要留意些。一不可學蔡伯喈負了趙五姐，二不可學薄倖王魁撇妻。饒到百里大夫好一個大賢士，猶留話柄把後人提。

說書的說到此處，把醒木拍了一下，暫且歇息。王蘭笑道：「這書雖說的蠢俗，倒是實事，又引用了些故事上來，隨口謔成，倒還有趣。」

時天色已暮，內外皆點了燈燭。外間席已擺齊，眾人仍然原坐。那耍扇子戲的，即在席前放出了無數紙蝶，翻騰上下，如活的一般，又耍了幾出木人戲。眾人傳杯把盞，飲至夜半，各酩酊而散。二郎仍宿在小黛家裡。

自是二郎也不回從龍的公館，與小黛行雙坐並，似漆如膠。二郎出手本來散漫，那顧傾囊倒篋，只圖穆氏歡喜。反是小黛背地勸了他幾次，當以自己身體前程為重，不可貪戀著他，誤了正務。無奈二郎已入迷津，全然不省。就是從龍等人，也狠狠勸過幾次，更不中用了。

到了七月初旬，天氣微涼。伯青要往揚州去看慧珠等人，約了王蘭、從龍同行。漢槎因江老夫人有病，不能出門。二郎戀著小黛，跬步不離，連這一班朋友都疏遠了。伯青也不去約他，叫連兒在碼頭上僱了一號大船，向揚州來。二路上與王蘭、從龍談淡說說，倒不寂寞。未知到了揚州，會見慧珠等人做出些什麼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